



在“对称”与“奇迹”之间 ——编辑《杨振宁“书”话》有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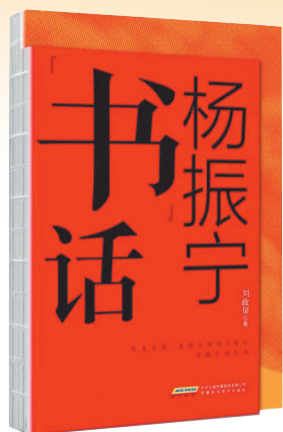
陈芳芳

2025年10月18日,惊闻杨振宁先生去世的消息,内心悲恸。但同时又五味杂陈,2022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成了《杨振宁“书”话》的责任编辑。

作为该书责任编辑,从接到这个任务起,我就深感这绝非寻常的一本书。它不像编一部小说或文集,也非普通的科普读物,而更像是在为一座宏伟而精密的思想宫殿绘制一份导览图。我和作者刘政屏老师沟通数次,最终读到他娓娓道来的文稿后,我既震撼又感动——作者将杨振宁先生的著作一本本呈现于眼前,如同在为我们解读一位二十世纪科学巨匠的智力轨迹,探寻他那跨越理论物理、科学史与人文思考的浩瀚精神世界。

杨振宁先生的工作,时间上横跨近八十年,内容上从统计物理到粒子物理,再到场论和科学史,如何从他的著作编排上凸显其思想演进的脉络,其贡献的核心?答案便是“经纬交织”。以“编年”为纬,从西南联大的萌芽与芝加哥大学的淬火,从普林斯顿的黄金时代,到石溪的深耕与传承,再到晚年回归清华后的思想总结。这种呈现让我们看到,在历史的洪流中,一个科学家如何回应时代的课题。以“主题”为经,书稿聚焦于“宇称不守恒”“规范场论”“杨-巴克斯特方程”等巨大贡献。每一主题下,都有作者刘政屏老师对于这位科学巨匠相关书籍的收集和珍藏。他毫不吝啬地展现给读者,也以作家的身份呈现深奥的物理世界的美好与永恒。

这种“经纬交织”的结构创造了一种奇妙的“对话感”:通过一本本的著作,我们看到年轻的杨振宁提出石破天惊的构想,中年的他不断深化与拓展,而晚年的他,则与过去的自己以及整个科学史进行对话。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,最令我辗转反侧的,是如何处理那些高度抽象的数学概念。杨-米尔斯方程的美与力



量,深藏于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数学结构之中。我们在介绍相关著作时,是该原样呈现,还是试图用语言来描述?答案是,搭建桥梁。例如,在涉及“规范场论”等专业概念时,刘政屏老师只用少量笔墨带过,更多的是引导读者去感受那种“物理规律在局部变换下保持对称”的深刻思想。

我们呈现杨先生的著作,不是让读者深入研读物理世界,而是邀请他们欣赏一幅由物理语言绘制的宇宙蓝图。

如果说科学著作构成了杨先生思想大厦的钢筋主体,那么他的演讲、散文和评论,则是其中灯火通明的人文殿堂。刘政屏老师收录了杨先生的不同著作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立体的杨振宁。他谈论爱因斯坦,不仅作为物理学家,更是作为方法和风格的鉴赏者;他分析《易经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,言辞犀利,充满了“爱之深,责之切”的文化关怀;他追忆邓稼先,那篇《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同心》的文字,其情感的真挚与力量的厚重,足以让任何一位专业作家动容。

编辑相关内容时,我忍不住搜索原文,且时常感到,杨先生的文笔与他研究物理的风格一脉相承:清晰、优雅、直指核心,且充满深厚的人文底蕴。

编辑《杨振宁“书”话》的过程,是一次漫长的朝圣之旅。我们试图接近的,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的智慧,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他的一生,恰如他最为倾心的“对称性”概念,在东西方文化之间,在抽象数学与现实世界之间,在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之间,找到了某种深邃而动人的平衡。杨先生曾引用过布鲁诺斯基(J. Bronowski)这样一句话:“科学的价值不在于它所赋予我们的未知力量,而在于它所教给我们的怀疑与发现的纪律。”这部书,或许正是这种“怀疑与发现的纪律”最辉煌的见证。

先生已逝,精神永存。

“远近”有多远:读《忘路之远近》

张建春

作家乐华丽的文章我读过不少,收到她的《忘路之远近》还是迫不及待地打开,如是春天“野外的小河,撕去了白色的封条”,顿觉水意涟涟,游鱼阵阵,鸟语浅浅,花香袅袅……一种诡异的美氤氲而起。好书耐读,好书需藏而慢读,《忘路之远近》当属耐读、慢读之列。

华丽是一个有耐心的作家,《忘路之远近》一书中的文字,从我阅读感受中,不会少于五年的时光蕴藏,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和沉淀的,无疑是能立住脚生下根,开出绚丽之花的——慢而读之,果然芬芳依然,是春的幽兰,夏的茉莉,秋的丹桂,冬的梅花……文字中各有表达,总是花香的腔调。

《忘路之远近》中的篇章是散淡的,相互间不见关联,却又联系紧密——以真善美为总揽,横平竖直的文字充满了张力和温度,张力延伸,温度扩散,如枝叶不相触的大树,根却紧紧纠缠。《等待红梅开》是约定,是心和心的约定,是古意包浆和现实鲜艳的约定。红梅是物理的设定,花开是意念中的动作,如此“道古人之风”相邀“现代乡野”,丝毫不做作的空灵和美,就绰约而来了。把文字写满了,写得滴水不漏,不见得是大好文章。《忘路之远近》许多篇什“白”留得到位,《雨打风吹去》《搁浅》《随心的雪》等,心绪千千结,却是点到为止,给读者留下偌大空间,让读者在掩卷之余,生发更多心的“集合”,集合的窠臼终是离不开作家的“匠心”。作家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,华丽在《留白之美》中欣然写道:“留白,极致的静,空旷,无言的美……留白,是一种天马行空的游戈……留白,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至高境界。”无言的美,不需形容词的美是谓大美、极美,乐华丽自觉地实践,其成绩在《忘路之远近》中可见一斑。

散文和诗意的推送是一致的,《忘路之远近》几乎每篇文字都可以当诗来读的,《纹理》是这般,《搁浅》是这般,《等待红梅开》是这般,《微光》《浅冬》更是如此。华丽是有诗意的人,她的文字中洋溢着诗情画意。有诗意的人是心中揣有光明的,可以不写诗,但心中不能缺乏诗意。华丽用诗意端出自己的文字,如她在《纹理》中的表达:纹理……一个触点就会让它荡漾开来。文字也是有纹理的,它的表现是文脉,天下的文脉是相通的——诗意的吹送。

值得称道的是华丽的文字构思精巧,在娓娓道来中,将读书、游历、亲情、友情、评点等,传达得妙趣横生,而且她的文字是曼妙的,不装腔作势,不故作精深,诗意诗情不无病呻吟,始终推送的是真情实意。《忘路之远近》好读,能读出真趣味。散文的妙处在于它的元气,没元气的文字是死文字,百度写作和AI写作是无元气的“吊书袋”写作。华丽的文字元气充沛,发自内心,其质感和情致,是大可圈点和搓揉的。

很是荣幸,《忘路之远近》中,《小小说写出大事件》《文字的耕耘者》《我眼中的诗人和诗歌》涉猎到我,加之阎雪君先生的序中也出现了我的名字,共四篇,不能不说有了书缘。实际上我和乐华丽也是有人缘的,网上认识,之后有文字来往,和一帮人写同题文,且小有收获。苏北先生称赞的华丽的《纹理》,就是我们的同题文之一。华丽写了《纹理》,我也写下了八千多字的散文《纹理》,发在了《清明》上,算是相互激励的产品,创作需要碰撞,文字的火花是相互照耀而熠熠生辉的。暗暗窃喜,如然乐华丽能够将眼界放得更宽些,写作的面更大些,会成为大家,走得更远,华丽具备这条件了。

行走

重阳节里的往事

李云斌

年年重阳今又重阳,每当临近重阳节,退休老同志们就早早盼望单位组织活动,至于采取什么形式,倒也无所谓。老同事散居在城市各个角落,有的甚至随子女移居异地,平时见面的机会少,也就是重阳节单位组织活动聚得比较齐,主要想利用难得的见面机会叙旧话新。在职时,我有时候也陪老同志们参加活动,戏言是提前熟悉生活。岁月不会饶过任何人,如今我真的加入了退休大军,仍记得多年前发生在重阳节里的一件事,因为印象特别深刻,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年,学校组织老同志们游览市里新建的几座公园,虽然都是老合肥,平时难得有机会集中游览几座公园。新公园的景观设计让大家饶有兴趣,边游览参观边点评,兴致勃勃,处处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游览完最后一座公园,准备驱车前往就餐的饭店,我上车后叮嘱同座位的老同志看看身边人可都到了,大家七嘴八舌都说到齐了。

到饭店等全部落座,我清点人数,反复核对发现少一位。有人惊叫,老校长没到。我和一道陪同游览的书记连呼糟糕。老校长年已耄耋,是我们学校所有退休人员中最年长的,而且是位离休老干部。我没有在老校长领导下工作过,平时从老同事们口中听到过一些传说。知道他是行伍出身,德高望重,干事较真,批评人毫不留情面。他没有跟上车是我们工作严重失误,见面如何交代,顿时心里忐忑不安。书记连忙拨通他家电话,接电话的恰好是老校长本人,书记在电话里连忙陪不是,要他在家等着,我们马上去接。他说已吃过饭,嘱咐我们不要再麻烦。

老校长家离我们就餐的饭店不远,我俩立即下楼穿街过巷赶赴他家。进门首先检讨我们工作失误,请求他原谅。老校长微笑着将我们让进客厅,心平气和地说:“不能怨你们,上车前,我去上厕所,年龄大,动作慢,出来发现你们车已开走了,恰好有出租车停在旁边,我就直接打车来家了。”我们接过话题又连连检讨。老校长爽朗地笑着说:“这次活动组织得很好,合肥城的变化真大,让我们开了眼界,游览得也很开心。连累你们还到家跑一趟,赶快回去照顾好其他老同志,不要介意,这是个小插曲。我自己还能回家,证明还没有老年痴呆。”说完后,他开怀大笑。一件令我们尴尬的事情在老校长的笑声中轻松化解,见老校长丝毫没有责怪我们的意思,我俩悬着的心终于放下,连连道谢退出。

老校长现已近期颐之年,心胸豁达大概是长寿的秘诀。

